

编者按:2017年,浙江省教育厅下发《关于进一步完善中小学校和幼儿园发展性评价工作的指导意见》,要求在2018年年底,所有学校必须开展学校发展性评价工作。如何做好学校发展性评估,成了我省基础教育界近来关注的热点。近日,省教育评估院做了有关调研,发现各县根据指导意见,发展性评价均有了不同程度的推进,但在工作机制、实施主体、信息平台建设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有问题,也有经验。本期我们一起关注——

基础教育学校发展性评价,带来了什么?



□本报通讯员 俞寅琳
记者 言宏

日前,《2018年中小学生学习减负调查报告》在北京公布。该报告显示,32%的家长认为应对学校进行综合评价,需要“严禁当地政府机构以升学率来评价学校质量”。可见,实施学校发展性评价是家长的心声、社会的共识。

全面评价学校综合办学水平,促进学校自主、可持续发展,是学校发展性评价的目的之一。作为学校内涵发展的重要抓手,发展性评价能够最大限度地激发不同层次、不同类型学校的办学积极性,调动办学活力,促进学校现代管理制度的建设。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全省各地在推进发展性评价的过程中,涌现了不少好的经验和做法。

夯实发展规划,对接发展性评价

评价是指指挥棒,也是双刃剑。全省一些地区将夯实学校发展规划作为发展性评价的起始点,通过引领学校运用多元数据与信息收集方法,剖析基础现状、明晰办学定位、确立发展领域、编制规划文本、确立评价要点,凸显发展性评价的引领与诊断功能。

如何制订符合学校发展现状的规划是困扰许多学校的难题,缺乏行之有效的抓手也让许多校长一筹莫展。杭州市上城区针对这一痛点,走出了一条自己的路子。在上城区教育局局长项海刚看来,学校发展性评价给校长领导力提升提供了契机,学校治理效率提高了,而专家论证为学校评价的科学性做了“保驾护航”的工作。

杭州市上城区引导辖区内所有公立学校采用头脑风暴法、访谈法、社区

关注增量 提升质量

图、社区大会法等,全面听取各利益相关群体的意见和建议并开展信息收集与分析方法的展示活动。同时,上城区引导学校按照SWOT(态势分析法)分析思路,对各种信息进行科学分析处理,通过排序法找出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并按照“调查方法”“调查结果”“讨论分析”三部分进行整理。

“准备过程中,校长们系统学习研究方法,提高了规划制订的核心能力,而全体教师从规划制订阶段就参与其中,并全程观摩论证过程,因此对发展性评价,尤其是规划制订的关键作用建立起共识。”上城区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主任黄禾丰总结规划制订的多重效用时说。杭州市饮马井巷小学校长龚钧煜表示:“对全体教师而言,发展性评价不是单纯的行政检查,而是帮助自己规划任务、反思工作、改进问题的重要契机。”教师群体也因此消减了应付检查的抵触情绪,学校校长、教师们同时对标区级指标与学校自身规划指标开展工作,避免“零打碎敲”式的工作模式,实现重点发展项目板块式整体推进。为确保各校发展规划文本的科学性和可行性,上城区教育局还组织学校进行发展规划文本的论证,“踏踏实实做规划”成了大家的共识。

关注办学增量,同质同类横向比较

“办学条件不同、生源不同,这可怎么比啊。”校长们常常无奈地吐槽。传统的考核往往设定一套标准,也就是用“一把尺子”评价所有学校。这种使用统一标准的评价手段打击了薄弱学校的发展积极性。学校发展性评价有效解决了这一难题,因为其内涵就是考虑学校发展的起跑线,重视发展的增量。

温州市鹿城区在几轮学校发展性评价的实施过程中设置了8个领域,学校就每个领域提出5条年度发展目标,以这40条自选指标引领学校学年目标的达成,成功探索出了一条“同质同类、横向比较”的路径。该区教育局将所属62家公办学校(幼儿园)分成8个组,分为中学、小学集团、24个班级以上学校、24个班级以下学校、幼儿园5种类型8个类别,让同质同类学校之间同台竞技,更加体现了以增量定发展的思路,体现了评价的合理性、公平性。同时也兼顾到民办学校,将民办小学分民工子弟学校和非民工子弟学校两类进行比较。鹿城区城南小学校长陶晓萍表示:“发展性评价能让校长静下心来办学。”

此外,全省还有部分地区对有不同办学历史、不同办学层次学校设置不同的“达标标准”。比如,宁波市奉化区针对不同学段、不同办学层次学校提出不同的基础性指标得分要求。一些地区在考核学校发展时关注增量,强调目标完成度,以“另眼看发展”,以激发不同类型、不同层次学校的办学积极性。

关注增量发展,这一评价办法极大地激发了农村学校的办学积极性,一批农村学校办学水平迅速提升,同时极大地促进了校际均衡发展。重增量的发展性评价较好地实现了学校工作重心的转移,从单纯“比奖项、比课题、比装备、比升学”走向“比文化、比特色、比制度、比全面质量的提高”。

建立网络平台,提升评估工作效益

“系统设置上,我们以不给学校添负担为原则,方便学校输入、导入佐证材料,旨在材料的过程性积累与评估效率的提高。”温州市教育评估院院长赵

桂芳介绍,2017年,温州市教育局建立了市直属学校发展性评价系统,对发展性评价实现过程性管理。系统根据任务类型设置七个端口,即教育局、相关科室、学校、发展性指标审定专家、难度值评定专家、难度值仲裁专家、发展性指标评估专家。

具体操作上,学校根据三年规划,每学年初在平台上自主申报自主性(发展性)项目,并在每学年末上传项目达成情况自评报告,提供备查资料。发展性基础性指标的考核分归各个责任科室,各科室通过账号登录,可随时对所督查的学校进行督导记录,方便过程性管理,明确扣分点与扣分原因。温州市教育局督导处处长朱朝国说:“一方面约束相关处室履行责任;另一方面对学校工作的改进指明了方向和路径。”一部分专家评估通过网络进行。此外,在审阅学校自评报告以及基本佐证材料的基础上,专家入校实地评估。每位专家登录自己的账号,显示的是自己所负责的评估任务以及对应指标,避免了无关信息的干扰,提高了评价工作的效率。

一些校长反映过去全部纸质操作的考核给学校带来了过重的整理负担,信息化实施为学校资料制作“松了绑”,将评价的中心从台账制作导向学校自我诊断。平台的使用便于过程性佐证材料的积累,减轻学校台账制作的负担,同时便于教育行政部门对区域内发展性评价的实施进行整体把控。教育行政部门可以随时审阅学校上报材料,提高对学校总体、分块工作开展知晓度进行过程性督导,更便于推动教育动态数据库建设,为区域性数据挖掘奠定基础。

发展性评价过程中的主要问题

一是对文件所体现的政策导向把握还不够平衡,不少地区对确定自主发展目标、建立学校自评机制、建立学校自我评价动力机制等工作的理解比较粗放,还没有真正站在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内部管理机制改革与创新、深化课程改革的高度完善方案。

二是对学校发展性评价的“发展”定位不平衡,部分地区基础性指标的占比偏高,这些区域的学校还较多停留在“规范性考核、行政性扣分”的阶段,对全省58个区县评价方案进行统计,发现有34个区县“基础性指标”的权重达到0.5及以上,其中有15个区县占比达到0.7及以上。

三是对发展规划的指导不够平衡,不少学校发展规划的制订过程缺少信息搜集、诊断的科学方法,缺少上下联动、广泛参与的会商机制,学校存在的问题缺少数据、事实的支撑,以至于重点任务和实施策略与学校面临的问题不匹配,发展规划的终结性评价与学校规划内容相脱节,学校急需理性、科学的规划引导发展。

四是在关注办学增量上存在不平衡,88.40%的校中层及以上干部认为目前更注重学校间的横向比较,31.05%认为目前的发展性评价“无法”或“基本无法”引导学校开展自我诊断,部分地区薄弱学校和优质学校在评价指标和标准上没有区别,建构增值评价框架以真正反映学校工作绩效和努力程度还是评价的难题。

五是过程性诊断与终结性评价之间存在不平衡,大部分地区的过程性评价由责任督学的随访、规范性检查等代替,需要专题性、研究性的问题诊断意识和专业化评价手段来采集更丰富、更可靠的信息,为学校提供最大帮助和支持。

六是结果运用的价值导向不平衡,部分地区把结果运用聚焦在绩效考核上,导致部分学校更多关注评价阶段的表面功夫,更多的“自我防卫”削弱了学校自我反思、自我完善、自我发展的能力。



建言

优化学校发展性评价的导向

□浙江省教育评估院 洪松舟

要推动浙江省基础教育学校发展性评价工作,让发展性评价真正成为推动学校自主、可持续发展的力量,促进区域教育优质均衡,不仅需要学校进一步明确自我定位,增强自我反思、自我调控、自我完善、自我发展的能力,还需要教育行政部门在方案、财力、人力、制度上给予支持。

省级层面:突出价值引领,精简基础指标,统整各类督评
精简基础性指标,释放学校办学活力。目前较为繁杂的基础性指标制约了学校自主办学的积极性;问及教师对学校发展性评价调整建议,“精简指标体系”以69.09%的比例遥遥领先。因此,建议对基础规范指标进行简化,剔除非学校所能及的指标,保留对学校教育教学有影响的主要指标。并将基础性指标评价放在平常的行政工作中,学年末不再组织全面系统地评价,以减轻学校负担。

统整各类督评,让学校安心做好发展性评价。在全国大力减少检查考核督导的大背景下,教育行政部门要出台相应的政策支持制度,统整各类督查评估,减少与教育教学无关的各类考核的干扰,将必要的督查纳入发展性评价指标和过程性评估中,让学校安心做好发展规划与发展性评价,让校长安心办学、教师安心教学,使发展性评价这一综合性评价作为学校办学的主要衡量标尺。

地方层面:提升评估质量,增强专业水平,强化分析诊断
实施服务式督导,提升评价人员的专业水平。教育行政部门需要组织责任督学和发展性评价参与人员进行培训交流,使督学跟进发展性评价与学校改进行动。



声音

千万不要仅仅把种了多少花,媒体上发了几篇文章,搞了几次活动,获了几个奖等显性数据作为发展性评价的内容,这样会导致学校发展异化。学校发展性评价的指向始终应该是学生的成长、教师的成长。

——省特级教师、金华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校长 俞正强

关键是四个字“知行合一”。校长、教师要知道学校办学方向、理念、目标,制订有学校特色的切实可行的发展规划,并让规划真正落地。

——省特级教师、宁波华泰教育集团校长 许颖

通过规划指南研读、专家专题讲座、实地考察和校长论坛等方式,帮助学校完善专业能力建设,建立并完善自评机制。

着力教育数据诊断,深度剖析区域内的重点问题。建议区域层面能够建立区域信息化评估平台,减轻学校迎评负担;依托第三方评估机构开展科学有效的问题诊断式评估,为区域和学校更加全面而深刻地了解教育教学现状提供准确的数据支持。如以“教师专业发展支持环境”“学生学习状态”“学校作业管理有效性”等为专题,开展定量数据分析诊断,为学校发展规划的制订提供科学依据,为区域教育出台政策措施提供参考,以数据来驱动区域和学校的教育教学改革。

学校层面:发挥主体作用,激活自评动力,提升自评能力
激活学校内生动力,树立自我评估意识。学校应该是发展性评价的第一责任人与需求者。各学校要充分认识学校发展性评价对促进学校管理方式转型、提升学校办学效益、实现学校特色发展的作用,将评价作为自身发展的源动力,树立自我评估、自我诊断的意识,以发展规划引领自我评估,逐步构建校本评估机制,真正体现办学的主体能动性。

提升诊断改进能力,增强自评信效度。目前参与学校发展性自评的人员多数为一线教师与管理者,主要以师生访谈、问卷调查、档案查阅、听评课等常规方法为主,自我评估中信息收集的有效性、问卷调查的信效度、数据分析的准确性等都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因此,学校需要培养具有一定评价技术能力的教师,为学校各项工作的诊断、调整、变革等提供扎实的定性和定量支撑。

评估过程要与指导相结合,达到以评促建、以评促改的目的。评估人员最好能新老结合,老成员可以看到学校在新年对原有建议的整改和发展,新成员又可提出新的发展建议。

——宁波市镇海区教育局督学科科长 何亚利

要明确发展性评价边界,不要把它当作“筐”,什么都往里装。要突出诊断指导特别是激励机制。

——平阳县教育局督学科科长 钟振斌

发展性评价应以幼儿发展为根本,从幼儿发展来看课程改革、保教质量、队伍建设、园务管理以及特色品牌,并给出幼儿园发展的建议。

——省特级教师、湖州市实验幼儿园园长 许芳芳

学校发展性评价的几个新变化

□浙江省教育评估院基础教育评估所 所长 赵婷婷

学校的发展是一个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过程,绩效、能力、价值观在不同层次影响着学校变革,我们需要厘清思路,深刻理解现代发展性评估理念对学校实现教育转型、实现学校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的意义。

不久前,省教育评估院基教所整理了全省11个市、83个县(市、区)的“学校发展性评价标准方案”,实地调研3个地市、7个区县,走访了部分学校、教师、第三方评估机构,对全省抽样学校的中层及以上干部开展了《学校发展性评价实施现状调查》的问卷调查,回收有效问卷7390份。通过梳理,可以看出本轮基础教育学校发展性评价的几个新变化。

在政策导向上,更清晰引领学校发展性评价的价值追求。评价是为了促进学校自主、持续发展,使全省的学校发展性评价有清晰的框架和路径。在价值定位、政策导向、结果运用、动力机制、工作要求上展现了我省新一轮学校发展性评价的价值追求,站在深化教育教学改革、率先实现教育现代化的高度,推动学校发展性评价;围绕办好每一所学校,学校是发展主体的原则,通过个性化评价、分类评价、多元评价、引入增量评价方法,充分反映学校工作绩效和努力程度,科学全面地评价学校;尽可能采集更丰富、更可靠的信息,提高评价的实效性,实现学校发展性评价信息的电子化采集、统计和分析,永久保存评价档案;建立多方参与共同协商的评价模式,实现教育“管办评”分离,推进学校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建设。表现在评估指标的结构上,义务教育从原来的14项基础性评价要素、16项发展性评价要素,发展为19项基础性评价要素、41项菜单式发展性项目,通过指标结构的变化推动建立学校自我评价动力机制,使评价能真正成为学校发展的需要与动力。

在实施过程中,更重视引导学校科学制订、有效达成发展规划,激活学校内在发展动力。学校的发展性评价包括了规划的评价和规划实施的评价,学校发展规划是学校自主发展的蓝图和起点,体现了学校全体成员的价值认同和愿景目标,学校有自主发展的价值、目标、路径,学校发展性评价才能真正聚焦“发展”。在新一轮的学校发展性评价中,各地督导部门在规划制订、规划论证、规划审核备案、实施过程督查、实施结果评价等各环节有许多创新的做法,指导学校开展信息收集、剖析存在问题、发现优先目标、凝聚各方共识、完善规划文本、建立自评机制。各地梳理了发展性项目,设置了具有区域特色的若干核心领域,由学校拟拟学年重点发展项目和达成标志,大部分地区教育督导部门还允许学校在规划实施过程中修改、补充和完善发展目标与策略,这些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学校发展的自主权。各地区发挥责任督学、职能科室的联动作用,促进学校规范办学、自主管理、特色发展,提高规划目标的达成度。

在评价方法上,全程参与、多元评估、网络平台、数据佐证、管评分离成为新常态。各地普遍建立了责任督学日常评估和专家集中评估相结合的机制。调查显示,有35.7%和51.79%的学校中层及以上干部认为责任督学“完全能”“基本能”参与学校发展性评价。不少地区开发了区域的评估网络平台,加强电子化佐证材料的过程性积累,便于学校减轻制作台账的压力,把评估的重心放在自我评价。学校发展性评价普遍开展了满意度测评,部分地区引入“第三方评估”,部分地区独立开展学校发展性评价。目前全省约80%的区县由教育行政部门开展评价工作,有12%左右的区县由第三方评估机构与教育局督导部门分工合作,有8%左右的区县委托第三方评估开展独立的评估,多元参与、管评分离的评估氛围正逐步形成。

在结果运用上,结果通报、绩效奖励对不同层次学校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和办学水平起到了激励作用。调查显示,91.53%的学校中层及以上干部“完全认同”或“基本认同”学校所获得的发展性评价结果。少数地区建立了发展性评价结果通报制度,将评估结果在教育系统内部或向社会公开通报。发展性评价的结果成为教育行政部门对学校的主要考核依据,与校长的任免考核挂钩,与教师绩效奖励、职级评定、提拔任用、评优评先、人事调动等挂钩。调查显示,有87.62%的学校中层及以上干部表示学校发展性评价的结果与奖励性绩效直接挂钩。